



猎人一家

朝 襄 著

猎 人 一 家

朝 襄 著

朱延令 装帧

徐 进 范生福 插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浙江舟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13,000

1965 年 5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第 2 版第 4 次印刷

印数 149,001—166,000

统一书号: R 10024·3097 定价: (三)0.36 元

目 录

篝火.....	1
---------	---

第 一 部

半夜狼嗥.....	7
妹妹敖布黑.....	13
第一次出猎.....	15
桦皮船.....	20
额根堤爷爷.....	27
十五颗子弹.....	31
跟踪追麝鹿.....	35
凶猛的野猪.....	38

第 二 部

围猎黑熊.....	43
仇恨.....	48
捉黑貂.....	52
换盐巴.....	56
猎狗追猞猁.....	60
伐木工人.....	62

月夜打乌鸡·····	65
北极狐·····	68
嫩江水滚滚·····	73
摆渡口的枪声·····	77
屠杀·····	82
狂大狂丢了·····	89
在吉里格金矿·····	97
一杆军用步枪·····	103

第 三 部

梅花鹿·····	109
河边捉水獭·····	113
蚂蚁冢·····	118
金雕·····	124
猎狗库图·····	128
塔古之行·····	134
雪地追猎·····	141
六只雪羊·····	146
决心·····	151
在白桦林中·····	157
活擒大公鹿·····	163
伦坤保大尉·····	169
养鹿场上·····	175
达紫香花·····	179

篝火

一架闪耀着“八一”军徽的直升飞机，在大兴安岭上空隆隆飞行。

“我是铁鹰！我是铁鹰！前方发现灯标，请求降落！”飞行员沉着地向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机场指挥台报告。

“注意安全，祝你们成功！”指挥员发出了降落的指令。

直升飞机降低了高度，紧擦着树梢尖飞了过去。

大兴安岭的丛林深处。

黄昏降临，暮色朦胧，落叶松和白桦树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鄂伦春自治旗的小二沟镇^①，家家灯火明亮。

在一座砖瓦房的院落里，燃烧着一堆篝火，火堆发出哗哗剥剥的声响。

老猎人善巴尔，眼望着熊熊的火焰，心里千头万绪。

① 鄂伦春自治旗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鄂伦春人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约有二千多人，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小二沟镇是鄂伦春人的聚居地之一，曾经是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委员会的所在地。现在自治旗人民委员会设在阿里河镇。

大孙子门贝纠缠安布伦奶奶，要她唱歌。二孙女阿依吉伦在她怀里睡熟了。儿子绰伦布库送媳妇吉伦勒进了医院。吉伦勒就要分娩啦。

安布伦轻声地唱起来。她唱的是一首古老的鄂伦春民歌。

我若坐在老白桦树下唱起来哟，
响亮的歌声就会震荡这广阔的兴安岭。
我若坐在小白桦树下唱起来哟，
小白桦树就会吓得发抖。
我若坐在榛子棵旁唱起来哟，
榛子棵都得被震倒在土里。
若问我的嗓子为何能这样响哟，
是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兴安岭。

.....

小二沟的夜是多么凉爽啊！皎洁的月亮悬挂在森林的上空。诺敏河水闪耀着银白的波浪，滚滚东流。

善巴尔眼望着熊熊的篝火，那些往事不禁涌上心头。额根堤爷爷是怎样死的？图布新爹爹是怎样死的？鄂伦春人是怎样生活的？往事不堪回首！那是悲惨、凄凉、被侮辱与被折磨的生活。回忆起来，令人心痛，令人愤恨！

然而如今呢？

昔日，这里一片沼泽，是犴大犴、猢猻猻、獐子出没的地方。解放后，这里修起整洁的街道和一座座的房舍。荒凉的

山谷变成繁华的城镇。中国地图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地名：“小二沟”。

善巴尔一家人抛弃“斜乃珠”^①，搬进新居十年啦。住在这种砖瓦房里，舒适得很，不怕风不怕雨，不怕冷也不怕雪。

现在，患染疾病不必担心了，卫生院免费治疗。从前那种无处求医的日子，永远宣告结束。对鄂伦春人威胁最大的天花、伤寒已经消灭。人口兴旺！鄂伦春人把人口兴旺的景象，看作是自己民族的一件大喜事。

这个地方，也有了百货商店，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既好又便宜。隔不了几天还放映一次电影。

深山密林里出现第一所小学校，猎人的孩子个个上学读书。

鄂伦春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自治旗，自己管理自己民族的一切事务。被侮辱与被折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鄂伦春人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鄂伦春人的生活发生重大的变化！鄂伦春人第一次种小麦，养牛养羊，办养鹿场，开工厂。鄂伦春人过起崭新的生活。

绰伦布库鞭马飞驰而来。他跳下马，激动地说：

“吉伦勒，吉伦勒差一点死亡！”

“啊！”善巴尔悚然一震。安布伦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心

① “斜乃珠”为鄂伦春语，意思是挡阳光的房屋。千百年来，鄂伦春人就住在简陋的“斜乃珠”里。“斜乃珠”，形同半撑开的雨伞，是拿白桦木杆搭架，用桦树皮或兽皮罩成的。

急如焚，嘴角痉挛，一时说不出话来。

“多亏解放军，”绰伦布库感激地说，“派飞机送来了医生……”

“快说说，孩子和他妈妈怎么样了？”安布伦异常焦急地问。

绰伦布库告诉他们说，吉伦勒难产，生命一度发生危险。后来，医院向铁道兵部队求救。铁道兵部队立即派飞机把最好的医生送来。经过抢救，吉伦勒才转危为安。

“孩子呢？”善巴尔关切地问。

“孩子也很好，是个男孩子！”绰伦布库高兴地说。

“啊！又是一个孙子！”善巴尔心头一阵温暖，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那漫长的被侮辱与被折磨的岁月，永远永远结束啦！展现在眼前的，是幸福的新生活，说不完道不尽的美好生活呵！他怎么能，他怎么能不感动呢？

篝火熊熊燃烧。

善巴尔高兴得很。他情不自禁地低声唱起来：

黑龙江的流水哗啦啦滚，
兴安岭的森林呀吆根连根，
谁呀谁不想念咱们毛主席？
毛主席是鄂伦春人最亲的人！

.....

小朋友们，我要在这本书里讲的，就是关于这位老猎人的故事。讲的是善巴尔一生的经历，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讲他的童年，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第二部讲他二三十年前的一段生活，那时他正是青年和壮年。善巴尔的童年、青年和壮年时代的生活是动荡的，苦难重重的。到了晚年，善巴尔才过起幸福的生活，因为解放了，时代变啦！这就是第三部。

让我开始讲吧。

第一部

半夜狼嚎

善巴尔是一个勇敢倔强的孩子。额根堤爷爷特别喜欢他，说善巴尔长的是熊胆。但有一样额根堤爷爷不喜欢，那就是善巴尔太淘气！“淘气的孩子是不好的呀！”额根堤爷爷常常当面这样抱怨他。在背后呢，额根堤爷爷夸奖善巴尔说：他是真正的鄂伦春人，将来一定是个出色的猎手，会成为一个“阿亚莫里根”^①。

光绪年间，善巴尔九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和猎人的孩子们背着弓箭，手挽着手，兴致勃勃地到部落外玩耍。

春天了，落叶松和白桦树，一片葱郁。林间的各种野花全都开放，香气扑鼻。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一呀一匹马，

① “阿亚莫里根”是鄂伦春语，打猎英雄或打猎能手的意思。

一呀一杆枪，
獐孢野鹿满山满岭，
打呀打不尽！

孩子们一面追逐嬉戏，一面欢快地唱着歌。

在一片白桦林中，善巴尔和他的小伙伴们，发现一个岩石洞。洞里面黑糊糊的，什么也瞧不见。孩子们向石洞里投石头，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石头一投进去，听到一声哀叫。

“狼！是狼呀！”一个孩子惊慌地喊。

“逃！”

“不怕！怕什么？”善巴尔生气地嚷。“我们一齐动手对付它。”

他们拾了许多石头，摆出攻击的姿势。洞里静悄悄的，不见狼出来。孩子们一齐投石头。洞里面又是一阵哀叫。仔细一听，好象是狼崽子。孩子们的胆子大起来了。

“狼崽子！快进去捉它吧。”

“你进去呀！你进去捉！”孩子们互相推让着，谁都不敢进洞。

“看我的！”善巴尔勇敢地冲进洞口。

洞中传出一阵阵狼崽子的哀叫声。

隔了一会，善巴尔一手紧抱一头狼崽子，一手勒紧它的脖颈，哈哈笑着走了出来。他的脸蛋和手背被抓破了，流淌着血。

狼崽子小得很呢，眼睛还没有睁开。孩子们把它带了回

去。在“斜乃珠”的后面，善巴尔挖了一个坑，把狼崽子放进坑里，在上面盖一层树枝，又压上一块大石头。

“善巴尔，你干什么呢？”这是图布新爹爹虚弱的声音。

“我玩哪！”善巴尔走进“斜乃珠”。他问图布新爹爹：“爹爹，你喝水不？”

在破旧的“斜乃珠”里，一盏野猪油灯发出暗淡的黄光。图布新爹爹形容枯槁，躺在狗熊皮上，盖着一张犴大犴皮。他欠起半身，睁着左眼，向善巴尔摇摇头。

他已经躺了一个多月光景，差一点死掉。一个多月前，额根堤爷爷和部落里的猎人们，把他从讷河城①抬回家。那时，图布新爹爹右眼的眼珠没有了，凝结着血疤；屁股蛋血肉模糊。他只剩下一口气，昏昏迷迷的，好几天不省人事。

……一个多月前，图布新爹爹到讷河城办事，拿鹿茸和鹿皮换盐巴。他在街道上行走，迎面来了一乘四人抬的轿子，轿



① 讷河城，是大兴安岭森林边沿的一个城镇，即现今的讷河镇，在齐齐哈尔市东北方向。

里坐着县官老爷。轿子前后，簇拥着十几个挎大刀的清兵。县官老爷看见图布新爹爹，皱一下眉头，惊叫：

“呀，这是什么人？”

轿子放下地。清兵们把图布新爹爹围住。

“老爷问你是什么人，听见吗？”一个清兵呼喝。

这弄得图布新爹爹摸不着头脑。

“我是鄂伦春人！”他回答。

“鄂伦春人！”县官老爷讽刺地一笑。“瞧他这打扮，浑身上下的野兽皮！鄂伦春人也算人吗？野人罢了！野人！”

图布新爹爹气愤得很。但他忍耐着，不言语。

“他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县官老爷又问。

一个清兵动手夺走图布新爹爹的犴皮口袋。看见鹿茸和鹿皮，县官老爷动心啦。他眼睛一瞪，厉声喝道：

“这般贵重的东西，你哪里偷盗的！”

图布新爹爹气得张口结舌。他愤恨得浑身颤抖。

“嗯，”县官老爷摇头摆脑地说，“让他滚吧！”

“你们为什么抢我的鹿茸和鹿皮？”图布新爹爹不走。他往回要他那个犴皮口袋。

“呸，混帐东西！给我重重地打！”县官老爷勃然大怒，龇牙咧嘴。

几个清兵捉住图布新爹爹。图布新爹爹拼命挣扎，但哪里挣得脱？清兵们把他捺倒在地上。

“打二十大板！把右眼挖掉！”

说完，县官老爷得意洋洋地把犴皮口袋一抱，让轿夫起

轿，走掉了。

一个清兵抡起大板，抽打图布新爹爹的屁股。起初，图布新爹爹挣扎又挣扎，后来就不动了。他的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打完二十大板，清兵们又挖掉他的右眼珠。

图布新爹爹痛得失去知觉。

额根堤爷爷和猎人们把他抬回家以后，他在狗熊皮上煎熬，他在死亡线上挣扎。鄂伦春人无处求医呵！谁管他们死活？

“我们鄂伦春人，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呀！”部落里最年长的老人，九十多岁的丹姆巴老爷爷喃喃自语着……

额根堤爷爷和玛奴彦妈妈狩猎归来。吃罢晚饭，一家人睡下。

半夜时分，一群狼包围额根堤爷爷家的“斜乃珠”，不停地打转。

“呕——！呕——！”狼群狂嚎。

猎狗耷拉下尾巴，等待主人的命令。额根堤爷爷摆手。猎狗趴下不再动弹。

“我们鄂伦春人什么时候摆脱狼，什么时候日子就会好啦。”额根堤爷爷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

“讨厌的狼！”图布新爹爹爬起来，抓起猎枪。一阵头昏眼花，他又躺倒了。

“把枪给我！”

额根堤爷爷咬牙切齿地开枪射击，打死一头狼。狼群骚

动了，你抢我夺地吃掉那头死狼。

黎明，狼群渐渐走散。白天，善巴尔和孩子们牵出狼崽子玩。真开心呀！傍晚，他们再把狼崽子放进坑里。

这一天，和头一天一样，半夜的时候，那群狼又来啦，在“斜乃珠”四周转圈子，频频嗥叫。

额根堤爷爷提起猎枪点燃火捻，但没有开枪。他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推醒善巴尔问：“你白天干了什么？”

“我没有干什么呀！”善巴尔揉一揉惺忪的眼睛。

“你大概……嗯，一定是捉了狼崽子。对吧？”额根堤爷爷这样问他。

善巴尔不回答。

“明天，你一定把狼崽子放走，不然，狼群是不会散的呀。你听见吗？”

清早，额根堤爷爷出去一看，一匹猎马的耳朵没有啦，被狼咬掉。他非常生气。

白天，孩子们又来找善巴尔玩狼崽子。

“不玩啦！”善巴尔捏住狼崽子的后脖颈，提了起来，“我要掐死它！”

他用力掐了下去，鼻尖沁出了汗粒。

狼崽子哀叫着挣扎了一阵，最后伸开四肢，死了。

半夜，狼群又来了，它们抢吃完狼崽子以后，就散去了。

从此以后，狼不再来，晚上很安宁。

妹妹敖布黑

五年后的仲夏。

善巴尔的妹妹敖布黑五岁啦，她比善巴尔小九岁。敖布黑妹妹伶俐乖巧，圆圆的脸蛋，长长的睫毛，黑黑的眼眸，性情柔和，逗人喜爱。她最愿意听玛奴彦妈妈唱歌。妈妈是多愁善感的鄂家妇女，她唱的大都是忧郁、凄凉的歌曲。敖布黑常常倚在妈妈的膝上，默默地听妈妈唱歌。妈妈伤感流泪，敖布黑就安慰妈妈，用小手替妈妈擦泪。

一家人出猎的时候，玛奴彦妈妈把敖布黑装进熊皮口袋，拿犴皮条捆好挂在树枝上。敖布黑饿了，善巴尔就给她一块肉干，有时候还给她树汁^①喝。

敖布黑多么羡慕哥哥啊！哥哥能在野外自由自在地玩耍。她呢？一个人呆在熊皮口袋里有多寂寞呀。敖布黑哀求哥哥放她下来，同他一道玩耍。善巴尔总是摇头不肯。

“不行呀，敖布黑妹妹。”善巴尔安慰她说，“妈妈不会答应的。你快点长大吧！”

和敖布黑作伴的，只有啄木鸟。美丽的啄木鸟，用它那尖尖的嘴，“冬冬冬”地敲打树干，啄树皮下的小虫吃。每天每天，从晨光曦微到晚霞红艳，啄木鸟都为敖布黑歌唱：“比伊尔！比伊尔！”十分好听。

^① 把白桦树干砍下一块，树液就滴下来。鄂伦春的孩子很喜欢喝这种液汁。